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文库」①

乡村情结

刘玉堂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文库」

乡村情结

■ 刘玉堂 /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 ·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情结 / 刘玉堂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9.4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文库)

ISBN 978-7-5488-3673-5

I. ①乡…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6511 号

乡村情结 / 刘玉堂著

出版人 崔刚

总体策划 / 责任编辑 / 装帧设计 戴梅海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²⁵⁰⁰⁰²

网 址 www.jnpub.com

电 话 0531-86131726

传 真 0531-86131709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龙玺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0×230毫米 16开

印 张 7.25

字 数 107千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49.00元

发行电话 0531-86131730/86131731/86116641

传 真 0531-8692207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乡村渐远 记忆永存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文库·刘玉堂专辑总序

刘玉堂

这套书里收录了我最深刻和最坦诚的记忆。

也是无论何时拿出来，我都不会为之脸红和惭愧的文字。它们记载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段落，一片乡土的昔日，一种记忆的珍藏，或许没有美丽的田园牧歌，但有一种亲历者转述时的恳切。

国之虽大，无非两处所在：一是城市，二是乡村。国人虽众，亦分两群：一是城里人，一是乡下人。我是城里的乡下人。乡下人的习性和格局，注定了我只能紧紧抓着那些真正属于自己血脉里的东西。

本雅明评价《追忆似水年华》时说：世上有一种二元的幸福意志，一是赞歌形式，二是挽歌形式。前者容易辨认，但往往显得肤浅；而后者则往往被理解为苦役、患难和挫折的变体。我认同，所以也努力把这些文字编织成尽可能温情的乡土挽歌。

故而我写苦涩中的温情，无奈时的微笑，孤苦中的向往；有时干脆就是直接捧出一束未经任何加工的原汁原味的野草闲花献给你。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故事，是我自觉追求并努力实践着的。

大概十多年前，儿子新婚，依照家乡习俗要上喜坟。带儿子儿媳归乡，却找不到他爷爷奶奶的墓地。我无法描述彼时彼境，毕竟不知不觉间，我也很久不曾回到家乡了。所以，除了进入回忆和文字，否则我们绝无可能再回到那片我们一直赞美过的故土与时代。

人类的记忆又有很强的过滤功能。年代久远，许多痛苦甚至悲伤的事情会被过滤掉，留下的多是美好与温馨。“上山下乡”的知青故地重游，未必真的想重回当年的岁月，而是出于一种对青春岁月的留恋。

进入城市，或许才真正是几千年乡土中国的必然结局。中国乡土的昔日，其实没有什么美丽的田园牧歌，所谓的乡愁，可能也只是今日在城市中的我们，对记忆的美化，或者并不曾长在乡土之中的人们的臆想。

这也就不断提醒我们一个命题：如今的乡土文学应该怎么写？对此，我不能提供一个可期待的角度。但无论何时，我都偏执地认为，这种写作一定是面对自己的，充满诚意的，绝对不会丢弃审美与反省的。同时，这种写作应该赋予苦难以温情，而不是赋予苦难以诗意，至少保有一副写作者正常和普通的心肝，如果再有那么些许的使命感，就更好了。无论时代多么繁花似锦烈火烹油，小日子、小人物，活着，微笑着的众生，才是最值得我们保存和记录的。

最后，乡村要复苏，必然要抛弃传统的农耕方式和生活模式，而这些原本是乡村记忆的核心组成部分。乡土又是文明的缩影，即使我们远离村庄，依然也无法改变传承下来的行为方式。所以，我们永远是城里的乡下人，永远会记得起乡愁。但我们的后代可能不是，乡愁亦将与之无关。

乡村正在渐行渐远，如果有那么一天，曾经生养过我们这些人的乡土归于消逝，我还是天真地希望，这种消逝带着温情和平静，而所有关于乡土的记忆，则长久地保留下来。

亦希望，乡民的后代们进入城市，仍愿意读取先辈们性格中温情脉脉的那一部分记忆。

这是我不离不弃的期冀，而记录它们，则是不离不弃的事业。
是为序。

2018-7-31 / 于济南

目 录

- 第一章 乡村情结 / 1
- 第二章 最后一个生产队 / 31
- 第三章 温暖的冬天 / 63
- 第四章 叶落钓鱼台 / 97

第一章 乡村情结

开 篇

一九九五年的春夏之交，很多公家单位时兴起了休闲。休闲的标志当然就是一个礼拜休息两天，叫双休日。这件事对于忙忙碌碌的工薪阶层、平时没有机会见面的恋人、家庭幸福的年轻夫妇，以及无暇约会的情人们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对我这样的“专业坐家”，却让你觉得那是两个漫长的杂乱无章的日子。按说他休闲他的，你干你的呀，可不行，你这里正聚精会神地写着稿子，那边厢却在咣叽咣叽地剁馅子，那怎么写得下去？那回我应某电视台之邀，想写一首关于春节的小歌词，写着写着就随着那剁馅子的节奏来了一段乱七八糟：咱们那个老百姓啊，过年真高兴，高兴、高兴就高高兴兴……像什么话？而这个双休日，说不定还要来一些也在休闲的亲戚或朋友，一来那就要黏糊上半半天儿……你无处躲无处藏。我遂写了一篇小稿子，谈对休闲的不解和不适应。我说，在这样低薪的大环境里，我就不知道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规定：干五天活，就要休闲两天。

我写道，是与国际接轨？可你有海滨别墅吗？你有高尔夫球场吗？你有自家的轿车吗？重要的是你有钱吗？

让你好好玩玩儿或逛逛商店？去哪里玩儿？我们这座城市可以玩儿的地方谁没去过？你那个商店上一个礼拜刚逛过，这才刚过五天又有什么可逛的？还是那个重要的问题，你有钱吗？

走走丈人家串串门儿？可你不能每个双休日都走，你每个礼拜天都带着老婆孩子去白吃白喝，脾气再好的老丈人他也得烦，他自己的问题还一大堆，哪还有心思招待你？你若看不出火候来，自作多情地照常去，他就会提提你上一次提溜来的那一条烟两瓶酒是假冒伪劣产

品，烟截火，酒呛人，什么玩意儿！距离产生美，距离也生亲情，你在美国留学，好几年不回来，猛不丁回来一次，你瞧你老丈人那个热情！可你事业无成还每个礼拜都去，他就会拿你不当好草，让你买煤球或擦油烟机也是可能的。

你在家打扫打扫卫生或者夫妻之间进行一点思想交流？那点卫生一个小时就解决问题，哪有那么多的家具或家用电器擦？若是遇见个懒得离婚的家庭，你每周让他厮守上两天，非但不能加深感情，弄不好还加速了他家庭的解体。

你利用这两天下下海、做个小买卖儿？可你是上班族，而且你也太老实，你不适合。

但又必须得休闲。

一休闲两天，急坏了出差的人。他恰巧就是礼拜五来的，他原想明天到某机关联系个事儿的，来到之后才知道他们不上班在家休闲，而且后天还休闲，你就得等，你心急火燎，埋怨城里人毛病特别多。

也愁坏了小酒馆的小老板儿。外地人知道你休闲，人家不在这两天里来了；当地人正在家里休闲，有的是时间自己动手改善生活，哪还会到你那个小酒馆里挨你宰？

也忙坏了派出所的同志们。那两天里各种刑事案件或民事纠纷会格外多，小流氓及失足青年们会格外猖狂，他们将自己没钱的痛苦加在那些休闲人的身上……

我还说，好在农村不休闲，若是农村也来这一套，你这里小麦熟了，却一定要等两天之后再收割，就像当年学习“老三篇”雷打不动一样，非要在那里休闲不可，一场大雨来了，再夹杂点冰雹什么的，那就麻烦了……毁了，说曹操曹操到，说下雨真格地就下起来了，不知我家乡的小麦割了没有？如果没割问题不大吧？如果有问题，他们这会儿肯定急得要命，而我却在这里休闲……

这小文章一发表，哎，还有点小反响，一些没钱的读者来信表示同感，有的还建议给国务院写人民来信，像取消夏时制一样也把这个每周休闲两天取消了它；一评论家则说他看到了一个疲惫不堪而又不会休闲的作家的无奈与沉重，反映的是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没钱的人休闲的困惑；表达的是一种针砭时弊的大感觉、大遐思，透露出的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乡村情结。

我对这个“乡村情结”感兴趣。你觉得评论家们真厉害，你所有的

思想背景、情感依据、生活体验、写作意图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们还会制造出许多既准确又时髦的流行话语，你不认可不行。这个“乡村情结”就比乡村情感、乡土情思什么的准确得多，也时髦得多。

而且，我在那段时间里也确实发生了点可以为“乡村情结”做注脚的小故事……

“块儿长” 韩露

一切都是那个“献出一份爱心，托起明天的太阳”的活动引起的。春天的时候，电视台的朋友请了一批小客人，年龄在十至十五岁不等，全是些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他们在省城被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接了见，参观了大学的教室，与某实验小学结成了“手拉手”，穿上了印有“矿泉水”字样的文化衫，玩了儿童乐园，还去一些新闻单位做了客，而后即热泪盈眶地诉说了他们失学的原因……

那帮孩子在省城活动的那几天里，电视上每天都有报道。完了再打出救助失学儿童的具体措施，诸如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去捐款捐物或结成长久的“一帮一”之类。其用意当然是要动员大家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帮助这些孩子及所有的失学儿童有一个重新读书的机会；再就是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社会的温暖，激励他们好好上学读书，其余还有什么呢？噢，电视台本身也因此提高一下收视率，由此做成的专题节目还会拿奖也是可能的。你在承认它的轰动效应和社会效益的同时，就不能不承认这点子出得真是绝。

我就是看了电视之后找到电视台的朋友，让他们分配一个给我的。我希望他们分给我一个清纯、可人的小女孩。在我人到中年之后，我特别羡慕那些让女儿挽着胳膊散步的人。我的儿子从上小学开始就闹独立性，从不跟我一起散步；如今他已是大小伙子了，就更不敢奢望他能跟你一起散散步。所谓救助，其实一年才拿六十块钱，这等于我的一篇小随笔的稿酬或一条乐福门香烟。我供她上学，在经济上等于我每年多写一篇小随笔或少抽一条乐福门，确实是小菜一碟。我还想另外进行一些必要的感情投资，从现在开始一直供她读完大学，待我老了之后她能来看看我，当然也希望她届时能陪着咱散散步什么的，我即足矣。

电视台的朋友正是出这点的“块儿长”，叫韩露，一个既能采访又能做主持人的大姐大式的人物。她集记者的能量和主持人的漂亮

于一身，精力充沛，丰姿绰约，小点子不绝，满口的流行话语，什么版块儿了，整合了，操作了，层面了……比评论家还能制造新词儿。她负责一个叫作“女人街”还是什么传真的版块儿，我认识她之后即叫她块儿长，她也答应，“韩块儿长”，“哎——”，“露老板”，“哎——”。小普通话说得挺甜、挺软，听起来很舒服。当然，她为人也比较随和，洋话也说，粗话也来，给人一个既温柔又坚强、既可上厅堂又能下厨房的那么种感觉。

近几年，用我老婆的话说，我在小说创作方面是江郎才尽、理屈词穷，我遂经常在报屁股上写些小文章，挣点稿费混口饭吃。哎，不想歪打正着，无心插柳，小文章还有大影响，一下子整了点小知名度出来。一些报纸的专栏或电台电视台的版块儿就经常约我谈一些诸如潇洒了，美容了，男人的私房钱了，你心目中的好女人了，甚至“AA”制、试婚、情人之类的稀奇古怪的话题。我偶尔到小饭馆里喝个小酒儿，小老板儿认出我来，还给予八折之优惠。我即感觉良好地乐此不疲，当然也逼着我多看点书，多思考些问题。我有时来它个逆向思维，你说好我偏说不好，你提倡美容，我偏要提倡天然去雕饰，淡妆才相宜。我说女人和男人的美容，其实是一个加减法的问题，女人美容，是逮着各种化妆品拼命往脸上加，男子美容则尽量把脸上多余的东西往下减，比方理发刮胡子；女人将油往脸上擦，男子将油往鞋上擦等等。正如不时髦在太多的时髦中也是时髦一样，我的一些朴素的农民式的小观点，他们还觉得有点小深刻。这麼的，韩露找我来了。

噢，我前面一般化地说韩露漂亮不对了，她应该是美，那种三十岁少妇成熟而又自信的美。漂亮往往给人以浅薄之感，而美却包括气质、魅力乃至实力、背景、尊严等等的在里面。她热情，大方，自来熟，喜欢替人做主，说完了正事儿即以命令的口气：“把你这个电视换了，什么年代了，还看这玩意儿！还有你这套沙发，与书橱的颜色也不协调。”你就觉得不换不行，是没品位，是农民。

她所说的正事儿，是约我一起采访一个让大人物表扬过的农民企业家，为她们即将拍摄的专题片撰稿。在这么美丽的女人面前，你怎么好拒绝？我遂跟她们去了。

不想那企业家还拒绝采访。他那个厂区门口的墙上就贴着“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标语。韩露在车上看见说是：“还怪牛×哩！”

我即笑了。

她说：“你笑什么？笑我说粗话是不是？”

我说：“漂亮女人说粗话特别好玩儿，比不说粗话还文雅似的。”

“什么逻辑！不过我爱听。”完了又说，“他主要是让拉赞助的给拉怕了，咱们不用他赞助。”

不要赞助也不行。我们在那个县城的宾馆里住下，跟宣传部门接上头儿，宣传部即让新闻科长小巩陪我们采访。小巩对韩露挺崇拜，说以前只是在电视上远远地看着，现在终于见着真人儿了，比电视上还年轻似的。说着话的工夫即指着韩露让服务员认：“看看，这个人你们认识吧？”完了就摆他那个科长的架子：“哎，你给耿脖儿打个电话，韩主持和王作家来了，他不来陪陪怎么行？”

韩露说：“你不会打呀？”

小巩说：“我不尿他，我看见他梗梗着脖子一副想打人的架势就来气。”

小巩说的这个“耿脖儿”就是那位企业家，姓耿，名志国。他说现在的耿脖儿可不是前两年的耿志国了，一般的记者不容易见他，他永远处在百忙之中。“不过你们来了，他该来陪的，这家伙不识字，就认电视，我给他写了那么多报道，他一点血不出，那年一个野班子来拍电视，他一下子拿了八万多，还让导演训得跟孙子似的，这回你们好好敲敲他，噢，还是我亲自给他打电话吧。”

一会儿，耿脖儿来了。他的脖子还真是梗梗着，不知小巩在电话里怎么跟他说的，他一进门即气呼呼地说是：“我看看你们是怎么个不一般。”

韩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一般？”

小巩说：“是我说的，他们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著名作家，当然不是一般的记者了。”

小巩说话的工夫，我注意到耿脖儿拿眼悄悄地瞥韩露，露出一丝惊异而又懵懂的神情；但话说出来了，又一下子刹不住车，遂嘟哝着我们没提前预约，说来就来了：“没有张县长的通知，我不能接待，有一个外商还在厂里等着哩！”说完讪讪地走了。

小巩说：“看看，牛吧？狗屁的外商啊，纯他妈拿架子！”

韩露一个电话打到县政府，张县长来了。好吃好喝地招待一番，还跳舞唱卡拉OK，而后即令耿脖儿明天在厂里等着，“你们想怎么采访就怎么采访，还反了他哩。”

韩露笑笑：“不过这人挺有个性，怎么想的就怎么来。”

张县长走了之后，我说：“你还真行哩，将耿脖儿一下逼到墙角里了。”

“怎么讲？”

我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一句名言，叫‘将对手逼到墙角里’。”

第二天，耿脖儿果然就乖乖地在厂里等着了。我们采访的时候，他即不好意思地坐在我们对面儿，将手指头扳得嘎嘣响。他扳那玩意儿算得上一绝，一般人只能将一根手指扳得响一下，而他每根手指都能扳得响三下。我这里刚要有点不耐烦，韩露说话了：“我们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将手指头扳得嘎嘣响好吧？镜头在那里对着，你嘎嘣起来没完，让人受得了吗？”

他也就不扳了。

那个片子需要几个耿脖儿和工人一起劳动的镜头，摄像让他在院子里来回搬几趟砖。不想他刚搬了两趟就不耐烦了，他将砖一摔，说是：“这么搬不行，那么搬不行，你要我怎么搬？你们需要多少钱吧，我拿。”

韩露含威不露地说是：“我们不要钱，就要你搬砖，你平时怎么搬现在就怎么搬，不要在那里表演，我不相信你不会搬砖。”

他乖乖地就又搬去了。

直累得耿脖儿满头汗。我在旁边都有点过意不去了，韩露却依然不依不饶。搬完了砖，又让他拿螺丝刀放到机器上听，而听的过程又是几个反复，将老小子折腾得够呛。耿脖儿竟然没再发作，始终乖乖的。

我悄悄地对韩露说：“怎么样？逼到墙角里了吧？漂亮也是一种威严，简直是所向披靡。”

她嘻嘻地说：“对你却不管用。”

那个专题片拍得还行，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还拿了个党教宣传方面的奖，耿脖儿也挺满意。此后，耿脖儿每次到省城来，总要请我们撮一顿儿。有一次，耿脖儿问我们：“上次你们采访完了，小巩没向你们表示点什么呀？”

韩露奇怪地：“表示？怎么表示？噢，给我买过一盒化妆品的，还给王老师买了两条烟。”

耿脖儿即说：“咳，才给你们这么点东西，他从我那里要了两万

块钱走了，说是表示表示，就这么表示呀？还让我报了一大堆出租车票和住宿费，你再怎么防还是防不住这些狗杂碎儿……”

他要告小巩，韩露就说：“算了，下边儿的些通讯报道员也挺难的，好不容易上篇稿儿还得靠关系，那笔钱他说不定还留着当招待费呢，招待上边儿来的些记者什么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不过你那个标语也该更换了，不怎么科学是不是？”

……这麼的，即跟韩露熟了。

熟了我便知道，韩露社交背景乃至感情经历都挺复杂。关于她的传说挺多，有说她丈夫是个足球替补队员，她迟早要跟他拜拜的；也有说她舅舅在国外，她早晚也要走，之所以还没走是因为恋着个级别不低的什么人的。而在我的感觉里面，这与她的为人乃至做派有关。工作的关系，她肯定要接触和熟悉好多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三教九流。而她与人交往，一顺眼儿即热情得过分，真正是助人为乐的那么一种境界。加之素话也说，荤话也来，有时还有点双关语的味道，让你怎么寻思都行，就容易给人一种错觉，没事也像有事儿似的。比方，有一次耿脖儿来省城办事儿，她觉得每次都是他请客不好意思，遂将他请到家里让他“尝尝自己的手艺”。那老小子一激动，醉了，当晚竟睡到那里了。而那晚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可有事儿没有呢？没有。但说出来或看上去就跟有事儿似的。

这回我请她分个清纯可人的失学儿童给我，她先是不怀好意地说是：“我看你动机不纯呀！”

“胡啰啰儿呢，响应你们的号召也有问题？”

“那你干吗一定要个清纯可人的？那还不是感情饥渴？”

“谁感情饥渴还不一定呢。”

“不过我能理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秀色可餐嘛对不对？问题是都拣漂亮的领，剩下些不漂亮的怎么办？”

“抬闲杠呢！”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以后我要跟踪报道，直到她考上大学。”

“行，随你怎么跟踪都行。”

韩露遂拣了一个漂亮的来自这座城市南部山区的小女孩分给了我。

她叫小榆儿。

义女小榆儿

小榆儿十一岁，正如我所要求的那样，很清纯，很顺眼，且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

估计是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又在电视镜头面前被采访过的缘故，这孩子还挺大方，挺有礼貌，小嘴挺甜，一见面即管我叫干爹。

韩露遂在旁边儿起哄：“干爹可不是随便叫的，快拿见面礼儿。”

好在我有所准备，才没使我尴尬。待我像其他献爱心的家长一样，请她来我家做客的时候，韩露要跟着，我说：“不啰啰儿。”

她说：“看看，刚见面就喜新厌旧了吧？”

我瞪她一眼：“人家孩子在眼前，怎么说话呢这是？”

“我们可是有跟踪采访的约定。”

“以后再跟踪好吧？你看梁副市长也来领了，你跟踪他不好吗？”

她脸上红一下：“你什么意思？”

“没意思，采访他更有号召力一些。”

她说着：“谁都可以逼到墙角里，就是你逼不到墙角里。”但还是跟踪梁副市长去了。

小榆儿来到我家，先是有点拘谨很快就大方起来以及我们全家多了一口人似的喜悦自不必说。她在我家一天，我注意到这孩子对两件事情特别感兴趣：一是喜欢看电视，二是喜欢翻抽屉。她说，干爹的家跟电视里一样，那么多书，还有抽屉。我问她，你们家还没有电视吗？她说有过，又卖了。有电灯吗？有。我即在心里筹划着待我将电视更新换代之后将我家的这台送给她。过一会儿，她又说，你看人有多能，那个镜头一对着你，就把你录进去了，连说话的声音也能录，“我在电视上的镜、镜头你看了吗？”

“看了，我就是看了电视才找你的。”

“韩阿姨要跟着咱们采、采访，你怎么不让她来呢？”

我告诉她，电视不是好上的，咱们都是凡人，凡人只有做出了成绩才可以上电视，除此之外由于别的原因上电视都光彩不到哪里去。

她比我想象得要聪明或复杂得多：“大干部天天上电视，还能不光彩呀？”

我说：“那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重要，并不是他们自己愿意上的。”

她即大人似的嘟囔：“你看人家是人，咱也是人，人家这人……”

待我上卫生间的时候，她即拉我书橱及书桌上的抽屉。拉抽屉这件事，是孩子们探索神秘与好奇的普遍心理，并不意味着就想拿什么。而几乎所有人家的抽屉都整齐不到哪里去，如同一些看上去人五人六的小姐们的宿舍差不多都脏乱差一样，越是看上去像模像样的家庭，他那个抽屉就越乱。我家亦然。我上完卫生间回来，她正翻着，她稍稍尴尬了一下说是：“看，干爹的抽屉多乱，我帮你整理一下。”

抽屉里面没有什么好东西，大都是些我儿子小时候的玩具、录音带、螺丝刀或者人民币中的小钢镚儿什么的。我说你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吧。她即拿了一截儿盘在一起的安有线电视时剩下的天线。我问她拿这个干什么呢，她说她家安电视时好用。

“干爹不上班啊？”

我说：“我在家上班，不到单位上班。”

她说：“那可是怪恣呀，风刮不着雨淋不着。”

这孩子还挺能说话，说起来喋喋不休。她说她家离市区并不远，四十来里地，翻过两座山就到了；隔得这么近，差别还这么大，是因为父母给她生了个小弟弟，“一票否决”，让村上罚了款；而她上了三年学又失学的原因则是她爹办的个砖厂停办了，腿也给砸断了，拉了一屁股的债。她当然也邀请我抽空去她那个小山庄玩玩儿，说是旁边儿还有个水库什么的，有山有水，风景挺美，越穷的地方风景就越美，美就美在水库上，穷也穷在水库上。那个村就叫板桥庵，跟一种酒的名字差不多，很好记。她还画了一张去板桥庵的草图给我。

她说话的工夫我就一直在寻思，这孩子怎么会让我有似曾相识之感呢？电视上是刚见过的，但在别的什么地方见过又不可能，我问她：“你爸爸妈妈都叫什么名字？”

她说：“爸爸叫朱元江，妈妈叫吴花果。”

都是些很俗气的名字，不是熟人的孩子。但她的面相特别是她那好看的鼻子以上的部分确实像个什么人呀，直到她走，我也一直在寻思。

我们常常对自己的孩子缺乏耐心，而对人家的孩子却能循循善诱。她走的时候，我即嘱咐她回去之后常来信，将每次的考试成绩都告诉我，当然也包括有什么困难：“信封怎么写你知道吗？”我爱人在旁边听着就说我絮絮叨叨跟个娘们儿似的。

小榆儿回去时间不长即来信了。她在信中说，她一回到家，庄上

的男女老少就都去看她，问这问那——我完全能想象得出那个小山村会怎么样地迎接这个上过电视的小女孩，有个老太太还管她叫小明星……我在看信的时候，电视上正播着一个广告，一个鼻子挺大的小女孩告诉我们：“人家都说我是小明星……”我就想不起她是哪个方面的小明星，有谁管她叫过小明星；而后那小女孩一指空调还是电视来着（没看清）言道：“其实真正的明星是它！”

小榆儿还说，这些天来，她的心情一直沉浸在一种节日般的氛围中，激动得她整整夜地睡不着觉，一上课就打瞌睡……我回信的时候就又强调了一遍：不要再惦着上电视的事儿了，永远记着我们是凡人，也没有谁真的以为你是什么小明星。

过去的事情那么一件

双休日刚开始的那一段，咱还真是有点“无奈与沉重”。看看周围那一张张熟悉或不熟悉的面孔，全是些亏损的表情，就想到还是“大干快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样的口号好。你老是休闲休闲，三休两休就休得人没精神了，如今似乎还不是休闲的时代。

我们这座城市几乎没有春天，你这里刚脱了棉袄，马上就该穿背心衬衣那一套了。五月份还没过完，天便开始热，还不时地停上半天电。老停电老停电，有时还停得没有规律，像我这种用电脑写作的人，就让它给毁了。打着打着，三不知的一下子停电了，打了半天等于没打，丢了。当然可以打一句存一句，问题是搞写作的人总有个非常投入甚至忘乎所以的时候吧？而这时打出来的东西还往往最精彩。它那么不客气地给你丢了，你再重新打的时候就找不着感觉了。我像大多数人家一样，也买了个稳压器。可它只管调压不管停电的问题。在不停电的时候才热闹哩，那玩意儿自动地就发出砸核桃或莲花落打骨板似的声响，有时一次竟响十五下之多。整得你心慌意乱、烦躁不安，甚至看见老婆孩子都生气。我老婆遂让我出去转转、玩玩儿：“‘外出旅游是个好办法’不是？”此话乃一典故，但具体是怎么个精神，我不说。

这么的，我于一个双休日的第一天，即骑车出去了。我不知为什么就跟老婆撒了个小谎：名义上是至郊区采风，实际上是去板桥庵看小榆儿。

板桥庵乃是一个库区移民新村，二三十户人家住在一个山坳里，山下不远就是一座大水库，一簇簇雪白的山楂花散落在山坡上，白云

一般，景色还真不错。水库旁边的山楂林里影影绰绰有几座红红绿绿的小帐篷，几辆夏利、轻骑之类停靠在附近，那是城里的情侣们在开辟休闲的新领地定了。但板桥庵的穷也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正儿八经的土地，看不见像样儿的庄稼，也没什么烟囱之类的乡镇企业的标志。而山楂林里不时地还有些许男男女女正经或不正经的笑声传出，就让你感觉出一种强烈的反差。

其实我一到水库的堤坝上，她就居高临下地看到我了，并立即猜出是我——她后来跟我说的。这山庄所有住家的院子，前边儿都没有围墙，也无须围。一排排的房子，鳞次栉比，房前一律是高高的地堰，你在小院儿的任何角度看下边儿都可一览无余。因此，我们的久别重逢，她并不怎样地激动，好像早就预料到有这一天似的。所以，永远不要轻视中年人似曾相识的预感，他估计在哪里见到过，差不多就有点缘由。那个小榆儿的母亲还真是我的战友：吴青——吴花果。吴青是她参军时改的名字，她原本就叫吴花果的，复员之后又改回去了。因了那最末一次见面的最后一句话：“王黎明，你等着，我一定找个比你强的，也一定活得比你好！”故而这些年也就没产生点忏悔或歉疚的意识出来，甚至还把她给忘了。

她一看见我就跑下来了。一个农村常见的那种长相不错、衣着利落、曾经富裕和漂亮过的女人，当然见面也会握手。她握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地强调“怎么这么巧呢，我寻思就是你”的时候，我在心里计算了一下，她该有三六七岁了，但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也并不像一般失学儿童之家长那么穷困潦倒。

“怎么这么巧呢，小榆儿回来一说，我就知道是你，有十六七年没见了吧？你是一点也不显老啊。”

“你也不显老，比我想象的要年轻。”

“你是笑话我呀，都成老太婆了，还不老呢，若是在大街上碰见，你肯定认不出我来。”

我们站在那里就老与不老的问题啰嗦了半天，她也没邀请我去她家坐坐，而是像当年一样“走走，散散步”。

这水库给人一种湖的感觉，当地人也称作板桥湖。我们从大坝上下来，沿着草丛中的小径朝林子深处慢慢走去。她要领我去看看那个板桥庵，“你们文人就喜欢看这玩意儿不是？那是唯一的一点古迹了”。能并行的时候我们就并行，不能并行的地方她就在前边引路。